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江

西

提

後晉紀四

起於默提格盡闕逢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嘉

靖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

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

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

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

送契丹癸亥改鎮州為恒州成德軍為順國軍

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

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恒州府庫重

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

送契丹

丙寅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

副使瑜爲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張式父鐸
詣闕訟寃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彰義節度使
代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
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
部曲千人縱之爲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
結爲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
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爲彰武留
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
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
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更吏領中書門下省以齊

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齊丘視
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
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涇州
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
爲節度使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
餘匹以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
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
者五千餘戶彥澤旣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
連姻釋不問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

通鑑卷三十三
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

論辨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爲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

通鑑卷三十三
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
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
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
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卽皇帝位
更名玠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
妃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
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乙酉尊太妃劉氏爲皇太
后太后帝之庶母也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旣罷尚
書省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
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

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于朕今爲三公亦足
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齊
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
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
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丘爲鎮南節
度使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
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
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
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
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卽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

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

之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

指揮使 勲舊皆欲復置樞密使馮道等三表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閩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末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宅方略諸將心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杲爲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道庠端州人也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周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甲子以趙瑩為中書令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閩人鑄

未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鈔錢百漢葬天皇大帝于

康陸廟號高祖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

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

卷庚寅行之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為

泉州刺史廷英貪_此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

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

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

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

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

英為相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

通鑑卷之三十三
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簾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始絕而官復自賣其食

鹽 至今斂之如故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粹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

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上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

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爲比而命之國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主幼子景邊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邊雖幼而慧可以爲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

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辨中理者亦斂容慰諭而從之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駕部郎中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

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恢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延巳歙州人也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官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寤未及去會疽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

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丙子始宣遺制烈祖末年下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烈祖相

吳禁壓良爲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此必延巳等所爲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爲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爲出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卽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爲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爲然將治延魯罪臣以爲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得千餘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延平鎮爲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瑩爲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爲侍中 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

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唐主未聽政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爲如是其煩也唐主爲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唐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爲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逵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初唐主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爲翰林學士
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
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暇生惟事夢
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爲有
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
覺與休寧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
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
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
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後有立功
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

岑旣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濠州 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
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左右
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
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
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
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
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裡林少強林少良何昌
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
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

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
宮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
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
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
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
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
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夏四
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
建勳爲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
州入其西郭旣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 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
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
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
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裏糧將
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
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
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
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
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中宗旣立國中
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
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
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
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
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
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
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
者曦命發俵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
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
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

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
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
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排斥異己弘佐
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
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于睦州
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璠明州人文慶睦州
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祖意以天雄節度使
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徙封
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
達爲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

通鑑卷三十三
弘冀爲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
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
賢於循州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
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爲備
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閉遇賢
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匡浩公鐸之
子也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暹爲保寧王宋太后
怨种夫人屢欲害景暹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
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
事覺辛未彝敏棄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妃代北人也
帝事太后太妃甚謹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
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
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
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
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
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
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
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

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

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奏李彝敏作亂之狀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

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太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馮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旣

王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王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

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爲監軍

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

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

其營後襲之遇賢棄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

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

大赦改元乾和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氏仁詮

之女也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

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

單州刺史承祚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

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

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郭謹將兵戍鄆州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于

永陵廟號烈祖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

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

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

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

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

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
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
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
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
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
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
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踈乃出齊丘為
鎮海節度使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
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今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
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
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
憤邑尤甚 寧州會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
州附于楚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
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壩西
距隴坻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
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
碓磴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
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
數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
助國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

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効彼所為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槍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住相向希

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樸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

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讐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宅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下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

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劾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劾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

弱易取也會令温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
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
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
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
契丹復攻城琦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
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
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
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
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
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

鴈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

遣幕僚曹光裔詣揚光遠爲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
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爾旣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
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唐以待中周宗
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
詠爲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
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
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
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求見曰臣事先

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

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

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
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殷
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主曦
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
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爲此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
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
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
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
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
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後晉紀五

起開逢執徐二月盡旃蒙
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
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
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
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
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
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

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

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彛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帝居喪朞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

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爲鄉導以取階城甲子蜀人攻階州 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

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閣門使連重遇旣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

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群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四
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
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
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
稹舉郡降之 丁亥詔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
卯馬全節攻契丹秦州拔之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
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敗
蜀兵於西平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
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已
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
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旣爲上下所惡帝亦
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
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
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
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
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
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
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
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

通鑑卷三百四
五
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

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以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 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 會天暑疾疫而止 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刺史劉翰 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癸卯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 或謂帝曰陛下欲

通鑑卷二百八十四
六
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
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
之間朝廷差治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
境環梁山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旣塞帝欲
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
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已之文帝善
其言而止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
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
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
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

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甲子復置
翰林學士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兵部侍郎
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
武強徐台符禮部郎中李漸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
皆爲學士溫叟岳之子也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
元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
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
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
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

通鑑卷三百八十四 七
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荅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竒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人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

得預知遠亦知見踈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勸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以崇俊爲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爲不知其意徙崇俊爲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

通鑑卷一百八十四
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 九
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
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
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
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
揮使桃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
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
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
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
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

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
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
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
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
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
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
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
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泉州
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
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

通鑑卷三百六十四 九
成皆延政之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踈遠
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
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李守貞圍青州
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
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
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
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
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
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
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

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鐔將之攻泉州
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
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
執廷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
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
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
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
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
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
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

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

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

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

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

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徃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徃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

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

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北回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

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敝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

通鑑卷三十八
日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
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
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
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
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
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忍用事惡中書令
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
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
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
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大原南下留

彥韜侍帝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
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
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
去之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
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
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
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
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
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
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
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
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
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
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
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高
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
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
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
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

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
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
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
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曦以
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
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
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
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
如反掌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
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

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遂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

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饑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竒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

通鑑卷三百八十四
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不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

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旣下馬蒼黃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

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巳丑復以鄴都為天雄軍 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

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喫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

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嗔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疆累表請入朝 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

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

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已
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
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
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
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唐兵
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
時厚卿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
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
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

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
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
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
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
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
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
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
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
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
南北不戰矣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

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後晉紀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邇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

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
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
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
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
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
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
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唐兵圍
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擇去就思安
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
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

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
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
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
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
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許文稹以汀
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
安軍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充北
面行營副招討使 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州事會
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恒
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

臣粟朝廷爲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
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
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漢
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翺
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
皆懼不自保 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
元敬宋太后殂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
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
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初高麗王
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

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
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襪囉復言之帝欲使
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
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使高
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仁
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鄉者襪囉之言特建爲誇誕
耳實不敢與契丹爲敵仁遇還武更以它故爲解
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
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
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

昭悅爲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旣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旣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

成之璠昭達旣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鬪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温其衢州人也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殷鵬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鵬馮王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

皇弟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楚湘陰處士戴偃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

希範削其官爵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

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更歷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爲諸帥之最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爲子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

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羌胡怨怒皆叛競爲寇鈔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

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積爲蘄州刺史定州西北二百里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

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群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旣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暮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

及陝州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
 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
 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
 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
 軍都指揮使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
 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
 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
 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
 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陣使遣護聖指揮使臨
 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

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
 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
 敬奉而內恨之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
 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
 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
 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
 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
 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七月河決楊劉
 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有自幽州來者
 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

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
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
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
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 八
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鬪四十
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
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
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
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
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

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
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
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
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
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
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
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
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
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
是遂微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九
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論救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赦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耻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群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糗糧已盡拓跋彥超衆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饑渴陽許

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楊武谷斬首七千級 漢劉思潮等旣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鄧仲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仲曰敢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 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

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以弘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屢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澶州臨黃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

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
橋已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
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
威屢奏羸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羸莫圖
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
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
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
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
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
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

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
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
令國威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
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
冬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爲
兵馬都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
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
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元清節度使梁
漢璋爲馬軍都排陣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
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

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唐漳州將林贇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贇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

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

通鑑卷三百八十五
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
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鎚釜野有鐔犁犯法必多三
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
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
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
祥八也弘佐乃止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
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
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
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
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

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
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
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己酉吳越
兵至福州自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
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
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屈
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
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
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

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蜀施州刺史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

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且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以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恐懼翰等至藥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

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
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
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
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
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巳未帝始聞大軍屯
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
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
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
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
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

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
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
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
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
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
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
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
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
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
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

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

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勲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

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旣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

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自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携劔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

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

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閣門使高勲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䟽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

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

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侑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爲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

釋之已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項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群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襯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群官一切如

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矣擢舉稟嵩崇禧宮上桂國河內勳國公食邑二千

六百食實封千戶臣司馬光奏勅編集

後漢紀一

一起疆圉協洽正月
盡四月不滿一年

高祖齊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没字邪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諭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
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發城樓遣通事諭之
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
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
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
於赤岡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
殺父叛契丹命左右齎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
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高勳
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
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

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斬彥
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
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
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
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
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
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
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
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
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余生保家母不隨子欲

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大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

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塘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

通鑑卷三十一
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夕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

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

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

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五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兀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兀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通鑑卷之百一
五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
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絕
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豫其
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
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
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
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
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
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
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

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
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
密使同平章事主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
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
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
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
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
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
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
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

通鑑卷三百八十六
六
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

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明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柺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

通鑑卷三百八十六
六

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
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
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
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
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
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
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
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
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
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
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
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
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荆南
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
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立齊王景遂爲
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
昌王弘冀爲燕王爲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
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
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
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

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巳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群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

唐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

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
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
快快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
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
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
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
丹以恒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
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
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
之 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

乙丑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
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二千七百赴之 劉知遠聞何重

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
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
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
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
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
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
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
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

通鑑卷三百六
已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
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郃入說知遠曰今遠近
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
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
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
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
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
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暉等然
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
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

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
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
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
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
固鎮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
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旣出塞契
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
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
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

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
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
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
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
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
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
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
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
掊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次多者數萬人
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

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
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
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
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
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
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
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
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
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
悅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

畜兵器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己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

明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

餘人夜襲據南城比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推為留後據西城密應州人也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

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唐主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煦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

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埆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

來降帝諭允權聽周 岳詣行在密遂棄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 不降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

通鑑卷三十三
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姝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已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旣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

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蜀孫

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侗爲丞相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

彌餽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
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
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
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
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
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
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王章
權三司使 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 契丹主
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

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甲子帝以河東
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
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
爲節度使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
銖陝人也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
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丙寅以王
守恩爲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爲彰義節度使又以岢
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兼忻代二
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

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

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

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
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
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
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
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
環備其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
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
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
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
刺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

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
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
使還鎮三失也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
之罪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
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
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
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
蒙道路仄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
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
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
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
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
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
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
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
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
延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
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
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

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
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
參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頤舉州降蜀奉頤晉
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
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趙延壽恨契
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
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
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
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

通鑑卷三百六
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
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
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
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
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
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
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
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
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

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 或說趙延壽曰
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
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
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
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
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